

浅析欧洲的“伊斯兰挑战”

李环

[内容提要] 欧洲的“伊斯兰挑战”集中反映了欧洲人面对大量外来族群和异质文化出现时的焦虑与困惑。这一问题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如何使日渐庞大的穆斯林族群融入欧洲社会,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欧洲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 欧洲 伊斯兰挑战 穆斯林融合

[作者简介] 李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欧洲政治、外交研究。

“伊斯兰挑战”近年来困扰欧洲,它一方面反映了欧洲人面对大量外来族群、异质文化的出现感到焦虑并进行自我捍卫,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欧洲穆斯林难以融入主流社会而产生的隔阂与矛盾。“伊斯兰挑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穆斯林在欧洲的生存状况不佳、难以对欧洲产生认同有关,亦与欧洲政府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针对穆斯林族群的融合政策有关。如何促使这一族群较快融入欧洲社会,已成为当前欧洲各国面临的新难题。

一、欧洲人眼中的“伊斯兰挑战”

“9·11事件”后,尤其是近年来欧洲本土相继发生穆斯林参与或制造的恐怖主义袭击后,“伊斯兰挑战”引起欧洲国家的广泛关注。在欧洲人看来,“伊斯兰挑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增长迅速,欧洲有“穆斯林化”的危险。欧洲穆斯林移民的大量出现始于20世纪50、60年代,其主要背景是二战后欧洲劳动力匮乏,对穆斯林以“客籍劳工”(guest worker)身份来欧的条件比较宽松。这些穆斯林移民为欧洲战后重建起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穆斯林及其后裔数量增多,尤其是其相较于欧洲本土人的高出生率,引发了欧洲的忧虑。统计显示,欧洲本土人口一直处于低增长或负增长状态,2005年德国人口增长率为零,2006-2008年分别为0.02%、0.03%和0.04%;2007年欧盟27国

的人口增长率仅为0.48%,2008年又降为0.11%。而欧洲穆斯林人口出生率很高,是非穆斯林的3倍。1982年欧盟15国的穆斯林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9%,而到2003年已达4%。2008年在欧盟27个成员国的总人口中,穆斯林人口占5%,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英国、荷兰、西班牙等国的穆斯林人口所占比例更高。此外,欧洲穆斯林人口相当年轻,这与欧洲本土人口老龄化形成鲜明对照。现在法国生活的500万穆斯林中,年龄在20岁以下的占1/3,而法国本土人口的这一比例仅占21%;在德国生活的400万穆斯林中,年龄在18岁以下的占1/3,而德国本土人口的这一比例仅为18%;在英国,30岁以下的穆斯林超过穆斯林

Giampolo Lanzieri, "Population and social conditions", EUROSTAT, Statistics in focus, 2008, "European Union Population growth rate", http://www.indexmundi.com/european_union/population_growth_rate.html, 2009-09-01.

Omer Taspinar, "Europe's Muslim Street", *Foreign Policy*, March 2003.

Timothy M. Savage, "Europe and Islam: Crescent Waxing, Cultures Clash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3, Summer 2004, p. 27.

Adrian Michaels, "A Fifth of European Union Will be Muslim by 2050", 2009-08-08,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5994045/A-fifth-of-European-Union-will-be-Muslim-by-2005.html>

Timothy M. Savage, "Europe and Islam: Crescent Waxing, Cultures Clash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3, Summer 2004, p. 28.

总人口的60%。穆斯林通过移民与人口繁衍成为欧洲最大的少数民族,对欧洲单一民族的本土人构成严重挑战。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认为,到本世纪末,欧洲大陆将全面穆斯林化,欧洲将再一次被伊斯兰征服。

二是穆斯林引发的社会问题和暴力事件增多,导致欧洲排外情绪蔓延。由于穆斯林人口的大量增加,欧洲诸如住房、教育、养老金等社会问题开始凸显,本土人怨言增多,排外情绪高涨,认为穆斯林(移民)抢占了其工作机会、挤占了社会福利资源,影响了他们的富裕生活。调查显示,63%的欧洲人认为少数民族的存在会导致失业率上升。

“9·11事件”后,欧洲对穆斯林的猜疑与不信任感更为增加,本土人与穆斯林之间的相互攻击事件增多,欧洲人普遍出现“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华尔街日报》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存在强烈的反穆斯林情绪,其中瑞典、荷兰和丹麦最为严重。在德国,每3人中就有一人认为应当禁止穆斯林移民到德国。德国官方2009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每7位中学生中就有一人认为“德国的外国人太多了”。在瑞士,超过50%的公民惧怕外国人,其中30%的人对穆斯林心怀恐惧。欧洲的右翼势力利用民众对穆斯林的排斥感,以扩大本土人就业、稳定社会秩序、严惩暴力犯罪等为名,煽动反移民、反穆斯林情绪,使欧洲一度出现多国政治朝右转的倾向,如2002年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在总统大选中获得18%的选票,荷兰的富图恩名单党成为荷兰议会中的第二大政党等。2004年以来,欧洲本土相继发生穆斯林参与或制造的暴力事件或恐怖袭击事件,加重了欧洲人对社会秩序与安全稳定的忧虑。伊斯兰极端主义成为当前欧洲面临的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

三是伊斯兰文化对欧洲主流文化价值观形成冲击。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如祷告、衣着打扮、饮食习惯等均与欧洲主流的基督教民众不同,欧洲国家难以全盘接受。随着欧洲穆斯林移民的大量增加,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开始显现,欧洲主流文化受到冲击。2004年法国为捍卫世俗化、政教分离原则等价值观,以压倒多数通过“头巾法”,禁止穆斯林女性在

公共场所佩戴头巾;2004-2005年间,德国的5个州政府和柏林也相继通过禁止佩戴头巾的立法,以示保护德国的基本公共价值。希伯来大学历史教授拉法尔·伊斯拉里预言,伊斯兰将改造欧洲传统文化,用不了半个世纪,人们将习惯地看到一个新词语“欧拉伯”(Eurabia),在一代人之后,欧洲文明将发生本质变化。这是以基督教文化价值观为主的欧洲难以接受的。

二、“伊斯兰挑战”形成的原因

欧洲的“伊斯兰挑战”是多种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其中欧洲穆斯林及其后裔难于融入欧洲社会是“伊斯兰挑战”形成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欧洲穆斯林受到贫穷、辍学、失业、歧视等问题困扰。在德国,土耳其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其他外国移民,其青少年中没有念完中学的比例达30%;在荷兰,土耳其和摩洛哥裔的学生更容易辍学或者多数只接受过初级教育。受教育情况不理想使得穆斯林的就业情况也比较糟糕,在各国失业统计中穆斯林失业人数高居榜首。荷兰穆斯林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位多不稳定,只有1/3的摩洛哥人和一半的土耳其人拥有一份有固定薪水的工作。^⑩在法国,穆斯林不但比法国本土人更容易失业,而且也很难找

European Muslim Network, Profi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http://www.euramuslim.net/index.php/islam-in-europe/country-profile>, 2009. http://www.statistics.gov.uk/census2001/access_results.asp.

Christopher Caldwell, “Islamic Europe?” Oct 4, 2004,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Content/Public/Articles/000/000/004/685ozxcq.asp>.

What perspectives for Islam and Muslims in Europe, King Baudouin Foundation, September 2003, p. 9.

“A Test to Multiculturalism”, *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 Dec 10, 2004.

EUMAP (EU Monitoring and Advocacy Program), *Muslims in the EU: Cities Report*, Germany, 2007, p. 55.

“青少年更排外? 极右和种族歧视在欧洲抬头”, <http://news.sina.com.cn/c/2009-03-24/142115359274s.shtml>

“Islamist terror still serious threat to Europe: EU expert”, http://www.earthtimes.org/articles/show/284096_islamist-terror-still-serious-threat-to-europe-eu-expert.html, 2009-09-03.

“欧洲人归信伊斯兰者增多”, <http://210.0.141.99/integrated/html/news/internationalnews/2007-4-24/41656236815.html>

“土耳其移民难融入德国”,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3977414,00.html>, 2009年1月27日浏览。

^⑩ EUMAP (EU Monitoring and Advocacy Program), *Muslims in the EU: Cities Report*, The Netherlands, 2007, p. 7.

到一份长期或全职工作,他们大多从事本土人不愿做的工作。在德国,土耳其裔的失业率高达23%,其失业人数几乎占有所有失业外国人的1/3。

缺乏对欧洲社会的认同感是穆斯林移民难以融入欧洲社会的重要因素。欧洲穆斯林大都受教育水平不高、经济地位低下、政治上缺乏代言人,很多穆斯林尤其是穆斯林年轻人没有归属感,遭遇挫折或打击时,往往采取极端或激烈的方式报复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随着穆斯林移民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走上社会,他们的融入危机变得更为突出。法国2005年巴黎郊区骚乱时,不少穆斯林年轻人虽然拥有法国国籍,但强烈感到“他们北非色彩的姓名和肤色把他们与法国分开”。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法国人是“白皮肤蓝眼睛”。德国柏林人口发展研究所最近一项调查显示,来自南欧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的移民普遍能够很快融入德国社会,而土耳其人则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这些年轻的穆斯林一方面对上一代的母国有疏离感,另一方面对欧洲社会又缺乏认同,在遇到挫折时从伊斯兰教中寻求身份认同几乎成了他们的普遍选择。有些人甚至选择极端伊斯兰主义,走上暴力犯罪道路,如在英国恐怖事件中被拘留的嫌疑人几乎全是南亚穆斯林移民家庭的第二代男性。近年欧洲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穆斯林移民尤其是穆斯林年轻人因对欧洲缺乏归属感而另觅它途、寻求身份和心理认同的情况。

“伊斯兰挑战”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各国政府长期缺乏有效的针对移民融入社会的政策。与穆斯林移民相关的法律散落在移民法、劳工法、平等机会法、反歧视等法律法规中,但由于缺少有效监督,这些法令的实施情况不够理想。在对待穆斯林移民问题上,欧洲各国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法国为代表的同化(assimilation)融合模式和以英国、德国等为代表的社区(communitary)融合模式。然而,这两种融合模式都遭遇挫折。

法国的同化融合模式强调“来了就得像”,要求移民全面接受移居国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种族与宗教作为公民的自然属性属于私人领域,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外来移民应努力在语言、文化等方面融

入法兰西社会,形成与法国人一样的价值观,移民自身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等特性不得保留或曰不得进入公共政治领域。继2004年法国出台禁止穆斯林女性在公众场合佩戴头巾的法律,穆斯林女学生上学也不得戴头巾后,近期又有议员提议修改穆斯林服装,要求在公共场合禁止穿着包住全身的罩袍,总统萨科齐更曾公开称法国不欢迎穆斯林女性穿罩袍;2009年8月12日,媒体又报道法国游泳馆禁止穆斯林女性穿布基尼(burkini)泳装。这一“强制性同化模式在法国备受诟病,不断引发争议。

社区融合模式则采取“放任自流”的管理模式,让穆斯林呆在自己的社区里,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强行对移民提很多要求,也不主动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穆斯林亦本着“互不侵犯”的信条在欧洲过自己的生活。奉行社区融合模式的英国一度被视为融合外来移民的典范。然而这种模式在看似平静的社会湖面下,隐藏着广大穆斯林长期被忽视乃至受歧视,无法融进主流社会的怨恨。2005年随着英国“土生土长”的年轻穆斯林制造的恐怖袭击的发生,这一模式受到广泛质疑。

欧洲半个世纪以来的两种融合实践都不够理想。如何使穆斯林更好地融入欧洲,成为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一直倡导的、接受欧洲基本价值观、生活方式的“欧洲穆斯林”,欧洲各国政府仍在探索之中。

此外,欧洲出现“伊斯兰挑战”还与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误读、摩擦,乃至冲突有关。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虽然同源,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较大差异。基督教经过长期世俗化过程,禁忌感在消减,宗教逐渐退居私人生活领域,而伊斯兰教在历史发展中已完全渗入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且未与政治完全剥离;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让人人平等、解放女

EUMAP, *Muslims in the EU: Cities Report*, Germany, 2007, p. 6

Katrin Bennhold, "We're French, 'but not real' French",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4, 2005.

“土耳其移民难融入德国”,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3977414,00.html>, 2009年1月27日浏览。

Henry Samuel, "French ban Muslim woman from pool for wearing 'burkini' swimsuit", 2009-08-12,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france/6017524/French-ban-Muslim-woman-from-pool-for-wearing-burkini-swimsuit.html>

性等思想深入人心,而伊斯兰教在性别问题上依然较为传统。凡此种种,使得看似不起眼的事件也可引发轩然大波。从上世纪的“拉什迪事件”到近些年的“丹麦漫画事件”和“法国头巾事件”,都是不同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差异碰撞的结果。

三、欧洲的应对措施及前景

欧洲的“伊斯兰挑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外交等诸多层面。但就其本质而言,主要还是欧洲内部的穆斯林(移民)融合问题。面对“伊斯兰挑战”,欧洲各国着重从促进穆斯林移民融合的角度来进行应对,采取经济、社会、法律等手段促进这一少数民族融入欧洲主流社会。其一是解决穆斯林年轻人的教育、贫困等问题,改善其经济状况。法国政府2006年颁布了“首次雇佣合同”法案(First Job Contract, CPE),鼓励企业大胆雇佣年轻人,缓解青年穆斯林的高失业率。2009年6月法国出台“支持青年就业紧急计划”,重启“补贴上岗”政策,对雇佣年轻人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采取公益服务方式创造工作岗位等。德国2007年通过《国家融入计划》,每年为促进移民融合拨款7.5亿欧元,主要用于改善年轻移民的受教育机会,提高其德语语言能力,同时力争在2010年前为移民新增1万个培训岗位。

其二是促进穆斯林移民的国家认同。一方面,从移民准入入手,如荷兰的入籍规定包括所有申请人必须学习375小时的荷兰语,观看反映荷兰历史、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影片“To The Netherlands”等;英国政府2004年2月宣布,所有未来申请英国公民资格的移民必须展示熟练的英文,通晓英国历史文化。另一方面,鼓励移民成为国家公民,荷兰2003年推出“新型融合政策”(Integration Policy New Style),鼓励移民成为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准则的荷兰公民。法国为了捍卫世俗政体,坚持政教分离原则,2004年通过“头巾法”法案,禁止在学校佩戴任何明显的宗教标志。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加大打击境内分化、破坏国家认同的极端势力,对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分子进行驱逐、逮捕和起诉,切断伊斯兰极端势力招募激进年轻人的“管道”。

其三是加强与境内穆斯林社团的对话与沟通。法国2003年成立法国穆斯林理事会(CFCM),它由一个全国理事会和若干地区理事会组成,试图统一法国穆斯林的宗教与政治意向,为伊斯兰教提供一个活动平台。2006年英国政府成立“整合与凝聚委员会”,以期帮助和化解穆斯林社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德国则通过每年一次的移民融合峰会促进与穆斯林团体的交流。2007年德国第二届移民融合峰会广邀各移民团体与相关协会,共商外国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紧迫问题,并通过《国家融入计划》。

其四是发挥欧盟在促进欧洲移民融合方面的作用。在指导立法方面,欧盟部长理事会于2000年先后通过要求成员国立法遵守“不分种族予以同等待遇原则”和“平等就业原则架构”两项欧盟种族平等指令。在整合资源和统一行动方面,欧盟于1997年在《阿姆斯特丹条约》中首次提出移民政策合作的构想;1999年欧盟在芬兰坦佩雷峰会上把避难政策与移民政策纳入未来欧盟的“共同司法与安全空间”;2002年欧盟创制了“单一逮捕令”,加强在避难法、警察和情报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2004年欧盟通过“海牙方案”,为有效控制移民采取了如信息交流、边境管制、安全的旅行证件、警察和司法合作等一系列措施。

不过,移民的融合是个长期过程,欧洲国家的融合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不断遭到质疑、抵触、拖延或反对,预期与实践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首先是一些融合措施引发穆斯林的误解与反弹。法国的“首次雇佣合同”法案规定,法国20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在与26岁以下青年人签订雇佣合同后,最初两年内可随意将其解雇而无需说明原因,这本来是想鼓励企业大胆雇佣年轻人,但由于解释工作不到位,遭到法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激烈反对,并引发大规模学生游行和罢课乃至骚乱。欧洲国家鼓励穆斯林移民成为本国公民,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强调西方式的言论自由、世俗化观念等,引发穆斯林对其宗教信仰得不到尊重的不满。2004年荷兰制片人提奥·梵高被刺杀、2005-2006年间“丹麦漫画事件”席卷欧洲,就是双方沟通不畅、缺乏相互理解与尊重的极端反映。

(转第62页)

联合马列代表的左翼、尼大党和尼军代表的右翼,及马迪西政党代表的少数族群政治势力。毛派以革命起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旨在改革尼泊尔旧有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是尼泊尔最大的变革力量。联合马列虽是左翼政党,但意识形态“不够左”,党内存在“亲毛派”和“反毛派”,发展路线不明确。尼大党是老牌政党,主要代表城市中产阶级利益,与下层民众严重脱节。一向标榜政治中立的军队,实际上也具有很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其军官中婆罗门出身的约占74%,而马迪西人比例不足0.5%。以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为代表的马迪西政党地域色彩浓重,主要代表德赖地区马迪西人的权益。也就是说,各派力量背后都有自己的利益寄托,变革者与既得利益者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各方分歧难以彻底弥合,当然也就难以组建全国共识政府。

长期看,宪法制定与和平进程不会顺利完成。新宪法的制定与和平进程的顺利结束是尼泊尔两大政治任务,各大政党虽然彼此攻讦,却都不敢否认这

一点。但是,要想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两大任务非常困难。在制宪问题上,宪法起草委员会下设11个主题委员会,原定须在2009年9月6日前提交“理念文件”(Concept Paper),迄今只有5个委员会勉强完成,多数委员会因缺乏共识几乎停止了该项工作。目前,制宪会议的预定议程已经5次延后,并可能再次拖延。在和平进程问题上,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国家重建高层委员会、科学土改研究委员会、国家和平与复兴委员会等几个核心委员会运转效率极低,尼军和尼人民解放军的整合、土地改革、战争期间被夺取的财产归还等问题都毫无进展。而且,“印度出于反对毛派的目的,改变了其最初支持和平进程的政策”,和平进程的推进工作困难重重。

(责任编辑:黄昭宇)

“Nepal's Faltering Peace Proces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o 163, February 19, 2009.

“Nepal's Future: In Whose Hand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o 173, August 13, 2009.

(接第20页)其次是穆斯林移民的融合进程是个复杂的过程,难免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此次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谓“天不遂人愿”,欧洲国家受到较大冲击,部分改善穆斯林移民就业状况的计划不得不后延,旨在改善地中海沿岸国家经济状况、掐断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来欧源头的“地中海联盟计划”的实施也大打折扣。从更长期观点看,移民的融入需要欧洲国家、穆斯林社团与个人以及欧盟层面的相互配合,然而在实践中,欧盟的指令有时难以迅速在成员国中得到贯彻,如欧盟2000年出台的要求成员国立法遵守种族平等的指令,各成员国到2004年才将其提上议事日程。穆斯林社团在塑造穆斯林集体认同方面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欧洲各国的穆斯林社团大都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形成或刚刚尝试形成统一的声音,在欧洲国家与穆斯林个体之间的“桥梁”作用尚待进一步发挥。

此外,民族(种族)的融合是个长期过程,对于不同宗教、文化的穆斯林与欧洲本土人而言更是如此。一方面,二者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战争,十字军东征和欧洲殖民者长达500年的殖民史为双方埋下

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近年来,由于穆斯林移民问题的突出,他们之间又出现诸多的误解与冲突,两种文化、宗教之间要真正实现谅解需要较长的时间。另一方面,欧洲促进移民融合的措施取得成效也需要一段时间。如2008年11月德国第三届移民融合峰会对雄心勃勃的《国家融入计划》的落实情况进行总结,认为相关工作还需进一步深入基层。为防止激进的外国伊玛目招募欧洲穆斯林年轻人从事暴力恐怖活动,欧洲国家如英、德、荷等已开始培养“本土伊玛目”,而“本土伊玛目”要取得宣传高地,把清真寺的教育功能化为己用也需要时间。

总之,“伊斯兰挑战”作为欧洲社会近年凸显的一种现象,将长期存在。对于以单一民族为主的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如何正视、接纳、融合一个“异己”的族群,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从心理到现实的双重准备。

(责任编辑:蒋裕国)

“移民融入德国社会高峰论坛”,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3770635,00.html>, 2008年11月7日浏览。